墨子

重校精本

墨子

上海埽葉山房石印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為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為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子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

又以為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為墨學者流為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其在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

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為翟宋大夫葛洪以為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為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為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為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𢽬百姓之為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關叔之即管叔實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年十八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征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自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于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究其情。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雖襍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禮記云言容詻詻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

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當為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喑宋齊謂兒泣不止曰喑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喑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遠臣則唫。（與噤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戶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為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為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為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裘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益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皃然此義與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大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逮涸。說文云涸竭也讀若狐貈之貈逝淺者逮竭。境埆者境埆當為磽确磬石也見說文俗寫以土何休公羊學曰境埆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作作匿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忮也玉篇云忓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疑作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為羛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

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字當為墮）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雄猶勇）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從耒非玉篇云秏可到切減也敗也詩云秏斁下土又云秏正作秏）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當為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為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為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

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愼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文云桀用干辛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辛同說苑推哆。本書明鬼云王乎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厲作虢云虢榮二卿士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一本作祭公穀。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此戮字假音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案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誤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被有之字者如庚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鄒人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

埽葉山房石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為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吳夫差染於王孫雄舊誤作雒太宰嚭。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作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樞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禮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擾擾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性當為生一本作在誤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治則段干木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夏段干木禽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於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刀丁幺切亦姓俗作刁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為媅字假音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為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儀榦也儀與議音相

（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為之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此縣挂正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已（猶勝于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

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當云牛羊）豢犬豬（說文云犓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犓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絜為酒醴粢盛（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也粢稻餅也然則粢盛之字作齍）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為竟本書耕桂云楚四竟之田只作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

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為尗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為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為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為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為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為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為韻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為韻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須饋餉五穀不收謂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饑字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据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為饑蔬不孰為饉果不孰為荒與此異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脫据藝文類聚增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而不盛徹驂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蕓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

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言重于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說文云秊穀孰也故曰時秊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王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餓甚矣。離讀如羅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爪守為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

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舊作椁俗寫）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當為謝荀子王霸云臺榭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

（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為宮室（舊脫此字据太平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三句太平御覽節）故聖王（太平御覽引作人）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製）曰高足以辟潤濕（辟避字假音）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足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謹廑字假音）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云云今移）役（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校云當在此今移）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